古蔺文史资料选辑

第四辑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古籍文史资料选辑

第四辑



谨以此辑隆重纪念

中国共产党诞生七十周年

辛亥革命八十周年

太平天国革命一百四十周年

目　　录

我参加红军的前后……陈万明（1）

一位红军团参谋长流落古蔺的见闻录……张世鲲（7）

川南地区一个支前委员会诞生始末……曹思璜（12）

中共古蔺县委、县政府撤退叙永亲历记……张世祥（17）

周南等辛亥革命党人生平事略……县志办供稿（24）

一颗“火龙星”的陨落——记胡伏龙反清起义经过
……付宇文　付宇虹（33）

蔺卿元事略……付宇虹（36）

翼王石达开率军过古蔺及其影响……张应修（38）

古蔺百年郎酒发展史况……黄渊洪（42）

古蔺印刷行业的起源和发展……黄明高（52）

民国时期的古蔺县参议会……许廷碧（58）

古蔺第一所女子初级中学简况……曾继湘（76）

古蔺县图书发行事业发展梗概……牟天禄（78）

古蔺西城小学记略……肖世礼（87）

古蔺川剧发展概况……张俊杰（91）

古蔺的鸦片烟患……许国衡（100）

我参加红军的前后

陈万明

感谢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关怀，使我参加了光荣的中国工农红军。

在1935年1月底，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同志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来到了我的家乡——古蔺县镇龙山。

四川省古蔺县地处川黔滇三省交界，是一个大山区。西北部的黄荆老林绵亘数百里，和叙永、合江、赤水三县接壤，赤水河环抱其东部、南部和西南部，河的对岸即是贵州、云南二省。赤水河起点的岔河处渡口一舟渡三省，形象的说明古蔺的地理位置。

当时我们古蔺地区的人民群众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农民受着地主高利贷的剥削。劳动人民更是卖儿卖女、家破人亡。土匪加军阀到处都能见到。我们家共八口人，我从十二岁就给一个姓黄的地主家放牛。当时我们家有祖母、父母亲，我母亲生了我们兄妹八人，我是老七，但因生活困难只活了五个，其他的我都没有见过。我的二哥经常给一个姓曾的地主家干无价的劳动。有时地主进城要坐两人抬的“滑杆”。三哥在家背煤到街上去卖，有时运好了能挣五个铜板，有时就只能挣三个。用挣来的这点钱去买二斤包谷推成面子加一些菜维持一家人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生活。四哥也给地主家干活。我参军后听说他在干活时竟活活地累死了。我最小的弟弟叫万其在家干一些零活。他是一个共产党员，他是一个真正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1953年，我弟弟为了支援朝鲜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和保卫我们伟大的祖国而光荣地牺牲在朝鲜战场上。

那时我给一家姓黄的地主家干活，他家除了他俩口子以外，还有三个女儿，没有儿子，地主婆姓陈，所以她要我叫她姑姑。刚去他家干活时说好的每年要给我四升胡豆为工钱，可我干了一年时，他又说不给了，说因为人小不值得给四升胡豆，当时我一气之下也不准备干了。地主看我不想干又想出一个花招来，他对我说，他家没有儿子，让我做他家的儿子，以后就别回我自己的家了。说我们家人口多又没吃的，就在他家好好干吧。那老奸巨猾的地主，不知在家里又想出了什么坏点子，特别是他们家的二姑娘，倒特别的关心起我来了。我当时住在地主家的牛圈上面，那是用竹杆子搭起来的上面用稻草铺的，到了晚上我就住在那上面，冷了就抓些稻草往身上盖。有一次他们二姑娘给我拿来一个破麻袋要我盖在身上。还有一次她和我一起到山上去割草，她坐在草坪上叫我同她坐一会，我不答应，我说，如果我割不够草回去你妈会打我的，她对我说，不够没关系我把我割的草给你，这回你该和我坐一会了吧，我还是不肯。同时我又去割草，等我割够了草叫她回去时，她还是不想走。于是我只好背起草一人往回走。这样她也只好跟在我后面往回走。

地主家吃饭总是分成两样，他们自己家吃一样，其它人吃的另一样。每到过年过节就更不同了，他们吃的好东西，我们一般是见不到的。一到吃饭时地主婆总是看着我们吃，就怕我

们吃多了。一次我刚吃完一碗饭，还没吃饱，地主婆就叫我去挑水，我只好放下碗，去到山下三里多路的地方去挑水。当我挑水回来时，那个二姑娘跑过来说，拿来我给你挑，我不肯，怕她妈说我。二姑娘又说：看你都挑不动了，我告诉她因为没吃饱饭，她问我为什么不吃饱饭？我回答说不敢多吃，怕你妈说我。到下午时，那二姑娘端来一大碗饭，并在下面盖着一大块鸡蛋，当我发现时心里又害怕、又高兴。怕的是叫地主婆知道了会倒霉的，高兴的是总算吃了一顿又饱又好的饭了。

我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听另一家姓黄的穷人说：小陈你以后也要改姓了。我很生气的说：你胡说。他说你别急嘛，听我慢慢说给你听。他告诉我，这件事是从他父亲那里听说的，说那个姓黄的地主说过，要你做他的儿子，还说要把他家的二姑娘给你，要你做他的养老女婿。我说去他的吧，他们家是地主，我们是穷人，虽然他的姑娘对我不错，但那地主婆太坏，他们是想让我给他家当一辈子长工，我不听他那一套，想要我忠实于他，我才不干呢。

在我还没参加红军时，听到老人们说：前些时候国民党的一个机枪连住在离我们家有十几里路的一个小山村里，被当地人民群众给消灭了。我听说那是地下党组织领导干的。另外还有一次，有那么十几个贵州军阀的人到我们那一带去要东西，实际上是去抢人，被当地群众把他们打得满山跑，象打疯狗一样给打死了。用袋子装上，里面装上石头，给扔到深河里。群众为什么这样恨这帮坏家伙，因为他们以前欺压百姓，到了无法生存的地步，他们不但把人打死，而且还要把头割下来挂到镇龙山的街上示众，并造谣言说，他们都是土匪等等。当然群众的心里会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的。

当中国革命正处于低潮的时候，我们党在遵义召开了决定性会议，把革命引上了正路。遵义会议后，红军先头部队来到了我的家乡——四川省古蔺。我记得来到我们那里的部队是，中央红军二师四团，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团的总支书记是罗华生。在团部的参谋有：胡运生、彭成、王凡山等同志，团部就设在离我家不到一里路的一个姓曾的地主大院子里，团部的参谋们经常到我们家宣传红军政策，并向我们介绍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为受苦人打天下的。

在红军没有来之前，反动派的军队来过好多次，如贵州的王家烈、四川的刘文辉、刘湘、侯之担等地方部队，还有中央军。他们这些人来了就拉夫、派款、抓丁，人们都到处跑。他们不但干坏事，而且还进行反动宣传，说什么红军来了要杀人、放火、抢女人，还说领队人一天要吃一个小孩，简直是可怕极了。所以红军一来我们都跟着地主往山上跑，那就是红军第一次渡过赤水河的时候。当红军走后，我们回来听到我祖母（当时九十多岁，行走不便）说：以后红军再来你们别跑了，那红军先生好得很，不打人不骂人，还给我们干人（就是穷人）分粮食和衣服，很是好哟。我反问祖母：红军对您怎么样？她告诉我，红军不但给我端来大米饭，而且还给我衣服。你们以后不要怕红军，更不要跟着地主跑了。我当时还想真会有这样的好军队吗？这次红军来了，我才亲眼看到他们的感人之处。

那时候我们真是穷得很，要吃的，没吃的，想穿好一点的又没有，我家当时租地主地种，收获只能得三成，那七成都得交给地主，这还不够，还要另加一百个工，真可以说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那时候我们陈家有个孩子叫陈云总，先去当了

红军，这次也跟部队回来了，他也给我说了好多，要我也跟红军走。我同我父母商量，他们说我人小，红军不能要，又怕我走路跟不上红军，吃不了苦。我说：红军里也有我这么大的，我能走，会跟得上的。再说我也不想给地主干活了，我要给红军干活。给他们干，我累死也心甘情愿，我在家还是吃不饱饭。最后父母亲只好同意我去。母亲说：你去吧！到红军那里能吃上饱饭，就这样我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

参加红军的第一个夜晚，同我们一起参军的有一百多人。都住在那姓曾的地主家大院里，也就是红四团的团部。胡运生参谋领我们休息在屋檐下，晚饭时，一个三十多岁的江西人，吹着口哨，把我们新兵集合起来发给每人一付碗筷（都是从地主家没收来的），这时那个吹哨的班长领着两人抬来一大锅热气腾腾的大米饭，每人盛一大碗，当时没菜，我还吃了两大碗。晚上睡觉时，就在地主家的空粮仓里，铺上稻草，住了五十多人。那天晚上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因为吃得饱、睡得好。

部队要出发了，上哪去不知道。新兵连长姓吴，他向罗华生总支书敬了一个礼后，便给我们讲起话来。我第一次听首长讲话，而且是福建话，不大好懂，他给我们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有关事项。队伍出发是从地主家的后山上走过的。我回头看着这生我养我的故乡，这里有我的父母双亲，他们使我长大，这里有我的童年，它使我回忆，这里有我心酸的经历，它使我难以忘怀。

我们经过镇龙山的街上时，群众都出来欢送，人们都在招手。妈妈也来送我，她是又高兴、又伤心。高兴的是儿子这回可找到了救星，伤心的是，儿子这么小就离开了家，做母亲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放心不下。我向妈妈说：你回去吧妈妈，我会回来的，红军也会回来的。直到1951年，全国解放了，我和天津市的一位参军知识青年，在部队结了婚，生了孩子后才回家探亲的。

天黑时，我们行军来到了贵州土城镇赤水河边，对面看不见人，在渡河时我们由一只小木船一次次的送过去，好长一段时间我们的部队才过完。正在走着，不知班长在哪里弄来的一把大刀交给我说：你把它带好，这就是我们的武器。就是这把大刀，一直伴随着我，直到过乌江到了泸定桥时才换成枪。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发过什么衣服，走路是光着脚，在行军时敌人的飞机经常在空中扫射、投弹，我们的同志有时就这样被炸死在路旁。我当时暗暗的想着，狗崽子等着吧，总有一天我们会找你算帐的。

一位红军团参谋长流落古蔺的见闻录

张世鼐

1935年，一个金秋季节，大雨成灾，我家也受了点波及——后槽沟的石坎子垮塌了，为了安全，把工程包给何石匠来修复。

何石匠是我父亲的穷朋友，为人忠厚，做事利落。他来动工的时候，身后跟着一个衣衫褴缕、瘦瘦的、中等身材的年青人，年纪二十来岁，此人品貌端庄，双目有神，笑谈间露出两颗“金牙”，一见而知不是本地老乡。他，埋头苦干，不大开腔，好像有什么心事似的。

我父亲张泽轩，以中医兼开药店为业，为人耿直，正义感强烈，好打暴不平，善与穷苦百姓为友。在他眼里，何石匠带来这个“石工帮手”，是一个“奇特”人物。歇工时，父亲找他聊天，好奇的问：“你姓啥，那点人氏？”他答：“我叫刘湘辉，江西人，是跟着红军出来的。”父亲问：“你在红军里头干啥子？”刘湘辉答：“当伙伕。”父亲知道他有顾虑，解释说：“你不要怕，我从内心里是欢迎红军的，我亲眼见到的红军，是天下难找的军队”，父亲端出两杯酒来，和刘湘辉同饮，喝着，摆谈着，气氛自然和谐了。父亲讲了红军三次路过太

平渡的情景。他说："红军走后，我从乡下回来，发现楼上的二百多斤黄谷没有了，黄谷虽不多，在这兵慌马乱年头，却是我家的命根子呀！心里老是不踏实，直到快过年了，打扫神柜，才在香炉里发现一个纸包，包着几块银元，纸上写着：'老乡，吃了你家二百多斤黄谷，现按市价付钱，主人没在家，没当面说清，务请多加原谅，红军留条。'。真叫人感动啊！这样好的军队，你到那里去找呀！"

接触的次数多了，自然建立了感情，他在红军中担任的职务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改口，先是承认当过班长、排长，再说当过连长、营长，最后承认当过八军团二十三师六十七团团参谋长。六十七团是前卫团，他因几次受伤，身体虚弱，一次晚上夜行军，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途经石夹口附近时，不幸被牲口撞下悬岩，昏死过去，千军万马，奔赴战机，没有发现，部队一直向前进发了，幸而被救，住在何石匠家，才来这里做工。说这些话，是他对我父亲的无比信赖。

砍子砌完了，在结帐即将离去之前，父亲对他说："你在何石匠家，生活很困难，何不搬到太平渡街上来住！"

"我人生两地，靠啥过日子？"刘湘辉有几分无可奈何地表情。

"不会干别的，挑水卖总会嘛！没有水桶，我借给你一挑，没有住处，就在我楼上搭间铺。"父亲的语气很肯定。

从此，刘湘辉就在我家住下来了，我家的老小几辈人都很喜欢他，相处的时间长了，感情也更深厚，每逢家里吃点好的，如他不在，父亲总要招呼给他留点。他很勤劳，帮人挑水，劳动强度高，本来已很疲倦了，不时还给我家老小讲红军故事和宣传党的主张，使我们接受了党的启蒙教育。有一次，

他在油灯下熬更受夜给我打了一双六股绳的草鞋，全麻底板，用红红绿绿的头绳做鞋耳子。那时我十二岁，穿着这双草鞋，是多么神气呀！常在同伴中夸耀，感到很自满。时隔五十多年，这般情景，还历历在目。正如他1975年8月23日给我的信中说："……我现在还记得，我给你做了一双六根绳的草鞋，这双草鞋，今天来讲有重大意义，你能够从这个上去多想、多学，定会得出好结果……。"是的，正是这双"红军草鞋"饱含着深情和鼓舞，也正是它，使得我们弟兄姐妹同情革命，后来走上革命征途。

我叔母姓刘，与刘湘辉同姓，他喊他三姐，叔母经常给他缝缝补补，亲如姐弟。他挑水卖积了点钱，便到高笠等地买小菜卖，在谋生的劳动中，所得的几文钱，总是交给叔母给他保存。他常说："三姐，你替我存着，二天积点钱好回江西老家。"

父亲有早起的习惯，刘湘辉清晨就要出工挑水卖。一天，大概已是八点钟了，还没有看见刘湘辉下楼来，父亲叫姐姐和我赶快上楼去看看，啊！他病了，发着高烧，连声呻吟着，可厉害呀！这下，可把我们全家忙坏了，父亲处方，母亲熬药，煮稀饭，送茶水，幸好很快把病势控制下来，第二天照常出工。此后，每当他谈及此事时，都要情不自禁地流下深情的热泪，他说："张大爷，你们这里比我的家还温暖，我将怎样来报答你呀！"

刘湘辉听人讲，石夹口街上有个掉队的红军战士周树林，原是一军团二师的连长，他们取得联系后，周树林告诉他，那里有个地下党员刘宗沛，对红军掉队人员很关心，通过刘宗沛，刘湘辉认识了地下党负责人熊少阳。

1937年9月，刘湘辉得知国共合作了，红军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简称八路军。刘湘辉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商量给朱总司令和彭副司令去信，他找来几个红军战友，在一盏油灯下面，吴正国执笔，他们都万分激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一封向组织汇报，要求归队的信终于投邮了。信发出后，他们焦急地等待回音。

三个月后的一天，他路过邮局门前，陈良达叫着他说："前方来了一封挂号信！"信是周恩来同志写的，大意是："刘湘辉、吴正国同志：你们给朱总司令的信早收到了，前方转告我给你们回信，流落在川南地区的同志们，组织上一直非常关心，但限于交通阻塞不便联系，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投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去，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今后可与重庆机房街七十二号八路军办事处周怡同志联系。"读完信后，大家都很高兴，终于把组织找到了。

通过熊少阳同志的联系，1938年9月，泸州中心县委正式承认恢复刘湘辉同志的党籍。他和早已是共产党员的邮局陈良达一起，发展了柳怀清入党，正式成立了太平渡第一个地下党支部。

1939年9月13日，刘湘辉和另一个红军散失人员李茂珍乘木船东下，去重庆八路军办事处，随同林伯渠、吴玉章、王明和三十多名奔赴延安的男女知识青年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刘湘辉分配到山西省高平县抗大学习，1940年12月抗大毕业后，分配回部队工作。

刘湘辉在赴延安之前，为了避免暴露身份，说是回江西老家。一天晚上，他来到我家向我父亲辞行，离别之情使他潸然泪下，父亲将身边的两块大洋（银元）赠给他作纪念和资助。

他体谅我家人口多，经济并不宽裕，再三推辞后，才收下银元，依依别去。

1940年刘湘辉重返部队后，曾给我父亲来过两封信，叙述了他没有回江西老家而是奔赴抗日前线的情况，并表示对我父亲的无比感谢，限于邮路不通，从此失去联系。1941年，我父亲病重，临终前，还无限深情的叨念着："我再也见不着刘湘辉了。"

1955年，出乎意料地收到他从广东高要军分区的来信，还寄来他妻子李全和儿女的照片。我曾与他有书信往来，也得到很多鼓舞。他在一封来信中说："……世鲲，我当年在太平渡担水卖时，张老对我很好，这些，我已向古蔺县委党史办公室反映过……"，片言只语，情意绵绵。

1978年春，他曾来信说，要同爱人一道来到他的第二故乡——太平渡看望我们，后因故没有如愿，引以为憾。

1980年4月30日，刘湘辉因病逝世。

刘湘辉虽然死了，我们之间的深情厚谊是万古长存的！

川南地区一个支前委员会诞生始末

曹思璜

赤水河镇，在川滇公路线上，红军四渡赤水之上游北岸，毗川滇黔省界咽喉，地处云贵高原和川南屏障——雪山关之间的狭谷中。是川南边垂小镇，与川黔隔河相望，住着百多户人家，属古蔺县辖。地势险要，抗战时期，是大后方极好的防空安全地带。同盟国援华物资，经川滇公路，运来中国陪都——重庆，在这里是一个军勤储运站。国民党政府在此设电台，建万担仓。仓容常年储量可达三十万斤。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加紧内战，横征暴敛，保持仓容。征集赤水、纳盘、海风、水潦等乡公粮于此，备作内战军糈。

赤水河在狭谷中奔流，飞涛直下，一泻千里，冲击着暗礁，激起银光闪烁的波澜。时值1949年11月中旬，一个微寒薄雾的黎明，人们从酣梦中惊醒，山上旌旗在望，山下战马嘶鸣。人如潮，车如水，势如排山倒海的巍巍大军，飞渡赤水河，涌进赤水河镇。啊！英姿整肃。看！五角星，胸章闪耀，白底黑字：中国人民解放军，从黔北挥戈北上，五渡赤水，解放了赤水河镇。

解放军同志“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军风纪，立刻博得人民的赞誉。拥跃围观《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传奇惊喜之情，立即遍及全镇。军民同欢，喜庆解放。

早在1948年初，解放战争在西北、华北、东北、华东各战

场全面取得重大胜利。解放战争从战略防御阶段转折为全面反攻，形势大好。为适应全国解放的新形势。川南地下党负责人廖林生同志，根据党中央“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白区工作方针，筹划控制交通要道的粮库。为此，便由川南工委秘书刘平同志指示长期同我单独联系的古蔺地下党东区负责人张邦琪同志，指派我凭统战关系，先打入古蔺县田赋粮食管理处，任候补督征员。经过一年半时间，先后搞垮赤水乡粮库彭、朱、王三任主任。我终于1949年秋，解放前夕，接管了赤水乡粮库。达到了上级党组织对我的要求，积极准备储粮，迎接全国解放。在当时，这就叫做“红糖包汤元”——白皮红心。又叫做“国民党的牌子，共产党的粮子”，荫蔽斗争的好法子。

解放大军入境，粮库开仓分粮。同时参加组织群众欢迎解放军。我及时同解放军政工处宣传科联系。暗自表明是地下党组织派我在此管公粮的，便准我同旧乡长郭世朝（一个比较开明踏实憨厚的中年人，因两派地方恶霸势力争雄，相持不下，才由弱小的中间派人物“组阁”缓冲。这就十分符合我党需要的统战对象），晋见郑师长。这位三十多岁的师首长，听我汇报粮库现有公粮二十多万斤，高兴地指示：

（一）立即组织支前委员会，支援前线，保证部队军糈马秣供给。

（二）宣传共产党的政策，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施行。

（三）机关单位人员，要坚守岗位，廉洁奉公，保护粮库和国家财产，立功受奖。

因此，我和郭乡长配合行动。首先鸣锣通告街坊民众，欢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